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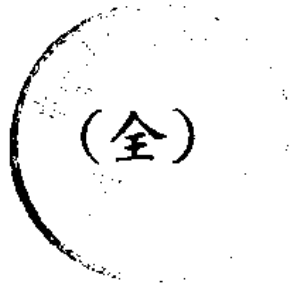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十八號

據清·吳廷華修王者輔等纂影印
清·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訂補重刊本

察哈爾

宣化府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sk05/15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宣化府志

全一册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新高美印製有限公司**

三重市長興街九十三號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二六—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顧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鬻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蘆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非律實史上的李馬奔 (Lin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滿蒙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瑛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宣化府志序

郡當神京之南時

邊徼之藩籬也

囊中險稱斗辟

明設衛置鎮與

竝列九邊古今

之防莫要於此

無志以傳之

國朝改勅纂六十年而

志猶闕也者特有志

氏鎮志為文獻因循

觀望遠至於今守土

者敢務其責焉初余

來守是邦聞前守

梁王君創議編修以

去任志未采余謂是為

有以朱之遊區誌六

雅並為考訂觀察余

公為之折衷焉會余

改秩清河屬公重之

未幾朱繼公入境首

叩之來遊者或云公

以疾去恐都志之中

廢也余謂公去而余

來如之終之其者曰

在幸無慮及桓為

則公方率今守身

宮王君冠期故守

視余昂從公及該君

子所以補遺而區誌

者為加詳於是知人

言之不足信也先是

前守以宣勅掌核惟

孫氏二十六考為備

因購存親密器為修

志務本余以質之公

序
五

公意美有不足者常

閱之凡前明諸典好

紀載頗詳至金元以

前說多舛謬如漢上

谷郡之植陵沮陽節

晉常與寧廣寧誌

邑及魏之東燕隨

之油雲陽壽開陽

序
六

唐之山北八軍金之

昌州寶山其丈者

耳執此宋編則誤

蓋多矣蓋才興治

車徒信恒難移在

正史外誤不免如漢

書以戰國侵據之態

為公與如封之舊

存

七

魏書以天平偽置

之邑聚拓拔一代之

制歸九別於宣和

附雲犢於橋水其

誤大聚如此況宣

郡地域未據有之

龍門呂三又唐以前

之懷安為事與唐以

序

八

後之懷安為文法他

如六鎮兩代武州新

州因革廢興於史

莫考非然於古而

扶其原有未易據

為空論者則於孫

志又何責焉是志

之家不求異於孫

而致古必歸之至激

紀事務覈其實據

九鑿空守集事合

傳會之說概置不錄

參稽斷制良非偶

然但如鄙荒莽莽

帙有限存千百於什

一恐不免固陋之譏

閱者諒之

時

乾隆歲次癸亥春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署

理口北道按察使

司副使前署清河

道宣化府知府

林院檢討克

宗憲皇帝實錄館纂修

官翰林院庶吉士

錄三次京口王芥園

撰并書



序

鹿門茅氏論史漢云
太史公劉編年之舊
突起門戶自表見者
固多而不免於蔽且
舛班書武帝以前俱
本史記昭宣以後則
本之東觀漢書西京
雜記故得補其闕遺
而懲其固陋其說似

序

矣然遷史未嘗不本
於左國世本諸書但
黃帝以五帝之首而
三戰得志遽為湯武
先聲不可謂非諸書
累之惟志亦然志為
外史周禮掌以專官
其事繁重至以四方
之志為目則一地方
有一志矣自漢以一

地理志槩之缺漏乃
多及魯人志陳留志
豫章而古制始復焉
郡域雖古而為之志
者惟前明馬孫二氏
馬志已不可得存者
惟孫氏一書其本之
馬氏與否今無可攷
其書亦純雜相間不
足為據余嘗謂地官

土訓掌道地圖誦訓
掌道方志是皆以訓
名官則圖與志之所
在君以為啟沃臣以
為儀型山川土俗其
且為蒞治之軌範者
多矣惡可馮臆見以
說之宣郡臨大邊北
門之管於是乎在前
漢方拒保塞之請後

漢乃啟延敵之門劉
石苻秦慕容拓拔攬
於前宇文突厥契丹

瓦剌台吉紛于後元

魏築長城而不效前

五

明成祖築石垣裨宗

又築長城而仍不效

瓜分鞏疆中土動搖

而世運因之則所係

者大矣至於石亭石

室金冶銀場鷹房鵝

池溫泉有宮衣錦有

院瑪瑙有司位下昔

寶赤貴由赤之流充

斥于境且有以天子

六

行在而稱鎮國府者

矣凡厥乖違志成殷

鑒自我

朝定鼎聲教放北海雖云

外徼實等中區兆靈

又安善政時舉太平
之盛前代所無則訪
陳蹟於掌故而傳大
化於

憲章非良史孰任焉况

序

七

載籍相承疑信各出
幻化如瑕邱次仲疑
似如雞鳴磨筭混濛
如禦夷懷荒燕然之
銘葛峪之碣悠謬輟

輟且不勝更僕數矣
是志之作則一以正
史核之其史與史有
異同者則博考旁參
歸於一是其視遷史
之於世本班書之於
西京禱記諸籍為何
如耶余蒞郡時志已
將成時以一知半解
商確其間敢自附于

序

八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作者惟是圖志之道
儀到繫之則二十六
門中何在非訓迪之
方余及諸有司共勵
之可矣

九

乾隆八年歲在癸亥季

春穀旦

誥授中憲大夫知宣化府

事向曲王琬撰



序

宣志創于前明宏治

撫軍馬公中錫嘉靖

庚申翰林託公崇芳

踵續其後馬志失

傳惟其志為州邑所

取材其為書也語

時則備而考古則

閱於今幾二百年乃

合兩觀察錢唐金君

東江王君隆石梁華

陽兩太守先後考訂

而宣志始有完書

自皇古建邦統秦夏

郡兩漢而下代上為

舊疆以郡則或折而

為三或易而為二以

州則或註而為二或

增而為四為六或仍

損而為三遼金方州

並改易其名復殊其

地明代立衛置所永

宣隆萬之間制度終

更尋今文裂迨我

聖朝規模宏遠敷教寧邦

始有以復兩漢郡邑

之舊然而由今溯昔

沿革代殊如唐志之

於武新遼志之于龍

門考諸前史且有訛

謬又何怪諸君悉之

支離訛謬也乃是志

也以正史為經以傳

祀家為緯昔之傳聞

失寔者悉舉而釐正

之於戲豈不偉哉

今

天子大聖澤流治洽

土者其宣上德嘉勳

於政理俾教化大行

風俗薰蒸日上而

國家休養生息之隆永

永不替則維此而有

述焉炳烺照耀為美

為程寧獨稱一郡

完書已哉

時

乾隆九年歲在甲子

冬穀旦

誥授通議大夫直隸等處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

使兼理通省驛傳事

務紀錄三次方觀承

撰并書



序

為政者未有不察于其勢直權
重事而亦以觀厥成者鑒古證
今宜之勢重于天下宜重則所
以輔重宜者不為輕可以勢起
而制乎勢者也有形之物在方
隅無形之制在紀載必志宜宜
者端世者以為勢與事之勢由
合宜宜之志未易宜也哉輔德
郡邑九至八皆立筭以節而宜
勿處于閩外同在大哉其勢已
柔教所說自東自西自南

孫置羅縉錯美習之表始與貢
狀之國相據宜出北門則臨平
亦荒矣可代懷戎隆菱飛林樹
馬即以既要而守險用武之地
而講武之地也又形若中原人
來之所出紀載之勢重家重是
史汗牛充棟山川之形勢運會
之害衰人事之得失物產之枯
矣可據籍而治也則一二人之
撰述一二篇之流傳尤且費之
慕之而思以表彰而後其說
乎集于百濟人君子革

與章文物而於是志宜之志始
於有明中丞馬公其後史氏孫
公作鎮志子志久湮孫志亦僅
有存者茲多載時賢議論遂且
奏疏而稽古之典闕焉今

上泐極初年口壯道金公志章王公

三

芥園郡守王公者輔王公晚迺
衰彙編輯聘大雅校訂為之敘
而志未後之者以考志也
治室而先以重實宜之章也刷
布未幾典守經歷郭廷邦不戒
于火志版燬過省向之自喜而

有者今且自召而掌余憶焉念
之陳之觀察良公亦以是為急
乃請于 制府謀重梓而以宜
化賚令可潤職事事原志記
隆六年厥後十餘年事蹟宜增
入又多備謠爾獨石張家口三

四

歷隸于口壯而聯屬于郡若
指之于身宜並紀 制府蒞前
道金公所志三融舊本校其訛
錯增所未及乞 三年郡志廳
志于是為完書矣天下言志者
擅九區宜千里環繞皆長城又

制府出一綫于灰燼之餘則歷
志卒不得成矣後之君子鑒推
輪之不易豈可以誅其疎略也
乾隆二年二年歲次丁丑仲秋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口北
道良鄉撰并書



五

卷

宣郡歷代為戎馬之區文獻缺
略明嘉靖蔚人尹耕始有兩鎮
三閩志雖不專為一郡之書而
宣之建置目革形勢險阻兵馬
儲蓄略具焉後郡太史孫世芳
以有專志上溯唐虞下迄有明
中葉網羅搜羅用力甚勤康熙
年間進士胡以溫復取

國初事補苴之于是古今事實稍
得見于後顧宣郡自我朝

列聖履憐百條事之同德恩汪濊中

外淪浹民俗既移風氣亦隨日
月晶華風雨和會百產之物日
益豐盈文章節義亦生而出
而山川封域向之沙漠荒墟今
皆列為三廳南北萬里牛犢
輪蹄來如東西州焉然則舊志

二

于是乎為靈車矣乾隆元年親
察使者金君志章負著作之責
慨然以此自任後王君芥園與
太守王君晚先後成厥事爰以
起例少彙孫志而參訂考正更
為完密共得四十二卷已壽梨

不殺青矣乃收掌官不戒于火
燬其大半予與今太守渤海張
君志奇念前人搜羅之不易恐
其愈久而遂湮謀渡刻之又念
自前志成後迄今又已十餘年
至間因草損益之虞皆宜以次
纂入而宜郡業隸有三廳其志
均與郡潤亦不可以無志願其
者古志之燬印本尚存可復也
至金天三廳之志未刻聞家道
四孫業名燬則文獻益多徵矣
閩漳黃天可潤來宰堂是文人

三

也屬其採筆亦以苦善藍本
讓未遑會至君賢嗣文淳君于
津門查家篋中得抄本呈于
宮保制府桐城公出眎之黃君因
得考訂而補輯之其凡例如郡
志而各自為書又共得十六卷
嗚乎志之難尚矣而宜志尤
難正史紀載既少而通志亦缺
有間風俗好武家無乘載至于
時政列在官書更資又以推魯
不習掌故今予與張君黃君謀
鑿按乃成初集而非

四

崇

神京之背塞門之衝于九邊為尤

重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

所謂設而守之者豈徒修其壁

壘而成乎率徒戡其間遂置之

沿草山川之險夷戶口之深淺

五

賦稅之虧盈典夫水利農田糧

儲驛傳士女教化風俗物產以

及古今來仕宦縉紳之美蹟嘉

言良帥健將之殊猷碩畫講明

而切究之則生之有本而形乃

不迷所謂審于無形也讀是志

而瞭如指掌矣三廳形勢輔于

宣開平興和共此門戶牧地權

場掌於天府建官設運置兵駐

防農田賦役法制久而釐備外

為蒙古諸部之要會內為宣郡

多屬之扞蔽志之見與宣並重

六

也夫三廳之重于宣即宣之

重于京師重于天下而形志之

修與內郡紀載不可同日語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宣化府

事渤海張志奇撰并書



宣化府志

凡例

一志凡二十餘目以土地人民政事為綱首以總

見勳錫之極又三者之綱也土地之屬則先以地理

主形勝與城山川古蹟城堡公署土地人民之合則

次以鄉都戶口政事首田賦次學校典祀塞垣兵志

者人士萃而後井田學校之制與教養周而後擇外

衙內之法備也驛站亦兵志之類故次之封建職官

宦蹟則三者管領之所在也故又次之選舉人物列

女風俗物產不次戶口而次宦蹟者以其選世之英

宣化府志

首卷 凡例

足繼諸當事之後以正習俗而振物華也世紀三者

之統會藝文雜志三者之緒餘訂悞則又史家傳信

傳疑之要歸也故以是終其他則各以類附焉

一各州縣舊志凡以孫氏宣府鎮志為準與志之體三

曰考曰表曰傳表與傳雖本之正史外史家用不各

隨其宜自晉人陳留志以下其例不一若考則非正

史舊法矣編講書以志名則各門自當繫之以志法

貴盡一無事新奇

一鎮志二十六考中易地與沿革為制置於義無取个

志曰地理者依史家舊例也官俸為經費之類

貴則取給於賦稅統之田賦足矣無事另門軍儲兵

籍兵政兵騎經略征戰一兵志爾何庸分一為六今

志以兵志統之其經略征戰別歸世紀異術凶德非

所以示訓探其一二以歸雜志不敢為簡牘之累也

至所謂六籍者不過因事立義可減可增無關體要

芟之餘雖大同小異而體例各出不敢從同

一鎮志不以考訂詳確為事凡所徵引俱不詳所自來

蓋圖便於攷攷也前明人著作大槩皆然夫尼父論

禮推本於老聃允侯晉師取証於政典無稽之言尚

書所戒敢遲臆說而弁髦載籍耶今志逐項必載書

宣化府志

首卷 凡例

名庶幾好古者得尋其原云

一鎮志於南北朝元魏北齊後周事必以南朝宋齊梁

陳統之蓋誤以正統歸南朝也據朱子綱目凡例惟

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晉隋之間謂之無統無統之

代書法不相繫屬史法如此今志於元魏齊周事俱

照綱目例直言其遺金元事自建隆庚申至祥興已

卯皆以宋統之是也從之

一我

朝以百年之積累深仁厚澤決於八方郡為畿北鎮鎮

重地推恩自近故節德獨先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聖祖仁皇帝翠華瀟灑汗尤多難以

世宗憲皇帝暨

今皇帝世德重熙厚地高天之中沐膏沐勤者方日引而

月長謹冠之諸志之首尊王之義然耳

天壽所布凡以澤民故並紀之至

四朝合典有行之斯土而不第為斯民設者則歸之世紀

聖恩廣被非郡民所敢獨私也

一志地必先沿革蓋鏡古考今可以得民風土俗之宜

也郡地自燕趙爭衡典午以來外寇分割無代無之

有明大一統矣曰鎮曰衛曰州曰縣版冊綵笏舊志

宣化府志

首卷 凡例

三

所載更多轉轉如悞廣寧於東置劬督于北油雲門

陽陽壽之屬傳會紐合古制愈湮今志據諸史細加

釐正非得已也閱者諒之

一星土之說始於周官保章氏左氏傳載其占應惟詳

及兩漢諸儒鋪張尤盛要之天道不可知甘石之倫

又不免人自為說欲坐井而窺之管不免為識緯家

作郭廓耳然漢唐諸史例載星躔特據史傳所已見

者錄之地理之後蓋有分土然後有分星且不敢以

渺不可知之數先於實在之疆域也災祥亦天事故

附之

一郡地形勝自古為然疆域則隨時變易然如戰國說

士所舉燕之形勢有不合於今者至職方所謂河內

爾雅所謂兩河及水經注沾濕於延諸水所經潞城

至今可測則形勝之合今于古者當以地之廣狹為

評疆域之通古于今者又當以地之沿革為斷也若

孫志宣鎮形勝載廳食其守白馬距飛狐說及五代

史西北居庸關石門關說尹志宣府疆域載燕地東

至薊都西至雲中南至代郡北至長城其說且與漢

書燕地不符矣遑論其他

一郡地東西北境以長城為界蓋自明季移開平於西

宣化府志

首卷 凡例

四

地棄輿和於外疆及卧龍山金蓮川之屬今為三廳

分理之地別為一志此不復贅其三廳職官向隸本

道故並載之

一山川古蹟易為傳會如燕然山李陵臺歷山鴉水之

屬疑似居多至大小翻山懷來縣志載之延慶州志

又載之州志又止有大翻而無小翻其磨斧鷄鳴雖

水經注尚存兩岐他可知矣志惟舉其顯悖於正史

者加案駁正其餘傳信傳疑以先後為分別焉至如

舊志所載有本傳奇市井說者槩芟之水利附山相

陵墓附古蹟以類從也

一城堡所以衛民古來興廢更易代各不同志舉現在各州縣治及各村堡所在備書始末丈尺多寡雖細必登兆庶所萃不容忽也餘仍注明存廢以別之其歷朝故城別歸古蹟長城臺堡具入塞垣有志復古者庶得案籍求之橋梁坊表在城者居多故並附焉

一公署為守土者蒞政治事之所倉庫即府也國儲所係例得並書養濟育嬰漏澤等皆營建之類前附於末

一鄉都有定而戶口日增志鄉都者以方計志戶口者以歲計歷年編審仰達

重化府志 書舉 凡例 五

帝聰蓋甚重也志始自

本朝依保甲之法按地編輯以見

聖世生養之盛云

一田賦經費各照

本朝賦役全書及實徵奏銷諸冊州縣以次分編置政

稅附之民生圖計所在撰錄惟謹法歸現在無事增

刪

一聖域祠廟為

本朝祀典所繫紀錄務詳其餘寺觀先代建置為多附之

卷末存而不論可耳至祠祀所以勵俗自當以崇

為準鎮志所載如嘉靖間建昭德祠祀故巡撫等工

人其一為王雲鳳據明史稿本傳王巡撫宣府時集

善政其官祭酒時請刻劉瑾所行新創為後世法又

請設臨視國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官籍為五經榜

地則昭德之祠蓋與宣邑志所載順治初七民携遷

忠義祠祀明末甲申城破殉難巡撫朱之馮從死諸

生姚時中是矣但據明史一時從死者尚有朱徵泰

等五人婦女失傳者十餘人宣邑志又有黑雲龍一

人此皆同時忠義士而獨置之祠祀之外由是觀之

前人去取之間不可為典要明矣今志悉本小戴記

重化府志 首卷 凡例 六

以死勤事及法施於民諸義為斷不欲見欺於古人

蓋有舉其廢故論最不可以不嚴也

一學校為禮樂所自世祀載宜詳按舊制太學與諸郡

縣學祀典惟簋豆有八及十二之分其餘悉同則當

以太學典禮為例舊志禮器有簋豆而無銅樂器有

笙篪而無簫則脫漏者多矣今志本

大清會典而以

國學禮樂錄參之錄為今蔚州李大宗伯周望所輯凡牲

具儀節舞譜樂章皆太學所已行者而考訂精嚴體

列周詳特採之以備掌故即達郡膠庠未能悉具庶